

## 編者序

中國民族學之開展始於蔡元培。1928年，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，首任院長蔡元培便在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轄下，設立了民族學組，並親自督導，指定各研究員，分年奔赴各地進行「田野調查」，希望透過實地研究，增進國人對邊境各民族文化之認識與瞭解。其實，早在中研院成立的前兩年（1926），蔡元培便在《一般》雜誌第一卷第四期發表〈說民族學〉一文，首創「民族學」一詞；擔任中研院院長後，更力行實踐，將民族學帶入國家學術研究的殿堂。

「民族學」廣義而言，不僅只是少數民族的調查，更是对不同族群文化的研究，也就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「人類學」。人類學基本的工作信條，就是蔡元培院長所強調的「田野工作」。當時，奉蔡元培指示，前去各地田野考察的學者包括凌純聲。凌純聲於1929年前往東北松花江下游一帶，調查通古斯族系中的赫哲族，並於1934年出版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。凌純聲此行堪稱是中國第一次的「科學田野調查」，他所據以出版的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也是中國第一本「科學民族誌」——全書694頁，插圖高達332張，在今日的人類學民族誌中也是少見。

中研院1949年遷台，1954年完成南港院址的規劃。當時中研院的人文組在台灣僅有歷史語言研究所，院長朱家驊

擬加以擴充，而民族學研究所的籌設就在他的構想之中：政府既然已經播遷來台，對台灣本地的種種現象自應有所探究，特別是台灣的原住民，也就是當時所習稱的「高山族」或「土著族」。中研院便於 1955 年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，1965 年正式設所，而民族所籌備處主任和第一任所長便是凌純聲。

當時國家財政困難，民族所的經費極其有限，但即便如此，凌純聲依然啟動「田野機制」。籌備處成立，是年 12 月，民族所即全員出動，由凌純聲帶領三位剛從台大畢業的民族所同仁李亦園、李卉、任先民，加上一名工友鄭格，前往屏東來義鄉進行排灣族的文化考查——這也是民族所第一次的田野工作（封底圖）。過去六十多年來，中研院民族所就在凌純聲和繼任所長李亦園、文崇一、劉斌雄、莊英章、徐正光、黃應貴、黃樹民、胡台麗的努力下，帶領著民族所在筆路藍縷中，生根茁壯。從早期的原住民研究，拓展到漢人研究、中國大陸研究、海外研究和跨國移民研究；研究議題也由重建即將消失的文化傳統，擴展到當代社會的文化變遷、民間宗教、民俗文化、時代流行，乃至探索社會的核心價值、文化體系、基本分類概念，以及人類科技、醫療、感官覺知與情感意緒；民族誌的呈現也由文字書寫，延伸到影像的記錄；學術的視野更由發掘本土文化、深入國際人類學的理論論述，推廣到跨區域的比較研究和跨學科的學術對話。一路走來，民族所的同仁們也不時思索：「還有什麼是我們該去辛勤耕耘，卻還沒插枝播種的？」

2016年9月，民族所召開了一個研究群工作會議，邀請民族所共九個研究群的召集人和有興趣參與的同仁，共同討論民族所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和有待開發的研究議題。二個半小時的會議結束後，大家情緒依然高昂，三、五同仁繼續留下來交換意見。閒聊中，當時的科技部人類學門召集人張珣率先拋出議題：根據台灣出版界的調查，台灣各大專院校共有100多堂和「文化人類學」相關的課程，但市面上文化人類學的教科書少之又少，現有的教科書也多翻譯自國外教本，「民族所在這方面是不是可以盡點心力？」

劉斐玟也提出她的觀察：現在的社群媒體發展蓬勃，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見在網路任意流竄，久而久之，不免「積非成是」，徒增社會不同族群之間的誤解與敵視。我們確實該嚴肅思考如何善盡傳統知識份子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」的本分，將人類學「尊重他者、包容差異」的心量帶入社會。

的確，被譽為民族誌之父的馬凌諾斯基（Bronislaw Malinowski），在他劃時代的民族誌 *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* 中，也強調「寬宏之心（generosity）」的重要性。他認為歐洲各國之間所以彼此仇恨，乃至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正是因為欠缺了「敬畏之心（reverence）」和「容人之量（tolerance）」的緣故。

余舜德接著發言：如果我們想要讓人類學的視野與心量，融入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中，那麼我們要做的，不只是

出版一本文化人類學的「教科書」，而是出版一冊以涵化國  
人文化素養為出發點的人類學「科普讀本」。

當下，拍板定案，三人決定合力編輯台灣第一本人類學  
「入門讀本」。

三人隨即分頭聯繫，邀請民族所同仁一起打拼；而且劍  
及履及，同年 12 月便和十餘位作者，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，  
共同商討如何執行「入門讀本」的出版計畫。初步的決議是：  
各作者先從個人最有感覺的田野經驗構思起，從中，再帶出  
人類學的獨特觀點，諸如：全觀性視野（holistic）、客位／  
主位（etic/emic）、異／己（other/self）、族群、比較、分  
類等基本概念。它可以著重在個人的田野材料；可以是本土  
論述或亞洲觀點的呈現，也可以是對台灣當代議題的回應。

翌年一月，作者群第二次聚會，大家根據第一次開會的  
決議，各自報告預定書寫的議題，以便大家對整本書的輪廓  
有大致雛形，並訂五月底繳交初稿。六月初再接連召開兩次  
「批判大會」，大家事先閱讀其他作者的初稿，然後在會議  
中，對事不對人的逆耳批判，原文作者也盡其可能地維護及  
周全自己的論點；就這樣，你來我往，不時火花四濺，攻守  
互換。大家不但感受到同仁之間，相知相惜，相互提供建言，  
開懷暢談人類學的樂趣，對於所希望呈現的「入門讀本」，  
其圖像也益見清晰。而且大家都有共同的心聲～～～

我們希望大聲疾呼「人類學真的很重要！」

我們希望告訴社會大眾，人類學不只是一門「學科」，更是一種「生活態度」。

還有，人類學的課題無所不在：從族／群分類、文化比較、異己之別，到象徵、展演，習藝、敘說；從語言、訪談，到時間醞釀的人情互動與感受力；從進香、喝茶，到布袋戲等。

同時，為了帶領讀者一同進入我們的人類學世界，每一位作者除了和讀者分享個人田野經驗和文化分析外，也會列出 2～4 篇的「延伸閱讀」和 2～4 則的「延伸思考」。我們希望每一則短篇民族誌，不只是讀者吸收文化知識的「園地」，更是讀者未來思考文化百態的「活水源頭」。

不過，對長期慣於學術論述的民族所同仁而言，「入門讀本」最大的挑戰，應該在於「書寫」：如何僅用一萬字以內的篇幅，以淺顯易懂的白話來「轉譯」人類學的專業術語，讓複雜的文化現象，讀來既有「啟發性」，又能「引人入勝」？畢竟，人類學講求的就是「從當事人的角度來觀看世界」，而「入門讀本」的出版計畫可說是此一理念的「實踐」——我們在寫作「入門讀本」的過程中，如何不時地心繫讀者：他們能不能看得懂？願不願意看下去？

值得一提的是，為了「逼迫」大家準時交稿，在「批判大會」中，我們除了設定交稿時間外，還另訂罰則：每遲交一天，罰金 100 元。由此可見民族所同仁力促此書及早問世

的渴切心念。

考量全書各篇章的契合度，2018年2月，所有稿件交齊後，本書三位主編先行預審。四月，各位作者將修訂稿擲回後，我們再委外送交具有人類學素養又兼具文字功力的郭昱沂手中，請她在潤稿之餘，亦從一般大眾閱讀的角度出發，針對各篇的敘述理路，提供文稿編輯的建議，以做為作者二次修訂的參考。最後，我們再將所有定稿，連同〈導言〉，送交本所出版委員會進行匿名審查。

本書共有民族所12位同仁參與寫作，其研究興趣與治學方向都各具特色，以下略做簡介（按作者筆畫排序）：

**司黛蕊** 專研性別人類學、流行文化（包括歌仔戲、布袋戲、動漫），乃至傳統表演藝術和媒體科技的交錯。在本書中，她以〈霹靂布袋戲的魅力來自哪裡？〉為題，帶領大家從人類學的角度思考流行文化。

**呂心純** 民族音樂學家。在〈通往文化秘境〉一文中，她以自身跟緬甸音樂大師習藝的田野經驗，帶領我們進入音樂的情感世界，以及做為田野工作者，如何因其「局外人」的身份，反而窺得「局內人」深刻糾結的情思。

**何翠萍** 經營中國西南邊境研究多年，對歷史人類學和結構人類學頗有心得。在〈表達關係的禮物與景頗的文化展演〉中，她呈現傳統的文化展演如何在市場經濟與族群政治的操控下，重新塑形。

**余舜德** 以經濟人類學、歷史人類學和身體感為其主要研究領域。在〈人類學家如何思考「茶文化」〉一文中，他引導讀者反思：我們有哪些習以為常的「文化觀」在左右著我們的「理所當然」。

**容邵武** 法律人類學者，近年更嘗試透過台灣、香港兩地的比較研究，來觀察法律所含攝的普世價值如何地方化的過程。在〈夢田〉中，他以埔里籃城的社區營造為例，探究行動人類學的可能性。

**郭佩宜** 專精於大洋洲民族誌、比較南島研究、人類學方法與理論，以及人類學知識的公共參與。在本書中，她以所羅門群島的田野經驗為材料，引導讀者思考我們〈為什麼要「比較」？〉

**張 珣** 以宗教人類學、醫療人類學和漢人社會為其主要研究議題。〈為何要進香？〉即是她長期觀察台灣大甲媽祖信仰的研究心得，並以此引領讀者深入「進香」背後的文化結構與文化邏輯。

**陳文德** 長期從事阿美族與卑南族社會文化的研究，探討人群結合的機制及其社會文化形式。在〈我們、你們、他們〉一文中，他帶領大家一起省思當代台灣社會的人群分類及其背後的預設。

**黃宣衛** 早年著力於阿美族的研究，近年則將研究議題擴及區域研究、客家族群、地方產業和治理性。藉由〈原住

民為什麼要信基督教？〉的課題，他鋪陳自身的學術進程，從中並帶出人類學的相關概念與研究議題。

**黃淑莉** 苗族研究學者，探討的議題從苗族的傳統文化到當代的文化變遷，以及知識份子、文字和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在〈苗族為什麼要說苗語？〉一文中，她帶著我們一起聆聽語言的眾聲喧嘩。

**劉璧榛** 長期以母系體制的噶瑪蘭族與阿美族為主要田野，並以象徵人類學、療癒儀式、巫師信仰為研究議題。在〈人類（學）的烏托邦〉中，她以自身接觸父權與母系社會的經驗，來呈現人類學家的「文化反思」。

**劉斐玟** 女書研究學者，對表意文化、情感人類學亦多有涉獵。在〈我的女書田野〉中，她以累積二十多年的田野經驗，探討田野訪談與語言等相關課題，並說明田野工作如何讓人類學研究，從觀點的領略進入到情感的觸動。

本書 12 篇論文，雖說各異其趣，但其中還是有個「一以貫之」的理路可尋。人類學家係以「研究異文化」起家，在十九世紀社會進化論當道的時代，所謂的「異」指的就是相對於「文明社會」的「蠻荒」與「土著」。到了二十世紀中葉，當疆域的界線在政治主權之上，又加上了經濟的市場連結和資本的串流，進而帶出了世界體系的概念後，也帶出了中心與邊陲的權力關係，所謂的「異文化」，不再以國家、部落、民族為疆界，更包括了疆界內部的邊緣族群、弱勢團



體，或是跨疆域的移民文化與邊境社群；也因此，這些所謂的「異文化」不必然「遠在天邊」，而是「近在咫尺」，就在你我身旁。

至於「研究」，對人類學家而言，它也不僅是在於記錄、描述，並以之書寫成民族誌，而是透過「瞭解他者」，領略寰宇之奇，透過認識我們與他者之間的「差異」，來省察自身根深蒂固的「自以為是」和「理所當然」；而所謂的「省察」，就是檢視自己在「觀看」他者的視線中，如何暗藏著我們渾然不察的傲慢與偏見。易言之，我們觀看的不只是他者，更是自身，因為映照他者形象的正是我們自己的瞳孔，而我們也是在他人的眼眸中，看到自己影像的映射。在省察、反思的過程中，在自身與他者視線的疊合中，我們才得以領略禪宗所謂「見山是山」、「見山不是山」、「見山又是山」的奇趣。因瞭解、省思之故，「此山」不復既往，而是另有景致；「此山」看非「彼山」，實則又山山相連，都是同一座山；就如同你、我視線交錯的同時，我眼中有你，你眼中有我。那麼，人類學家所謂的「異文化」到底是「他者」還是「自身」呢？是「我們」、「你們」，還是「他們」？從這個角度看，本書的作者固然都是具有人類學專業的人類學家，可是如果「我們」也是「你們」，「你們」也是「他們」，那麼本書的讀者，在作為人類學家的「你們」或「他們」的同時，又何嘗不是人類學家的「我們」呢？

且讓大家都來做個人類學家吧！

Let's go Anthropology!

2018年8月於南港

余舜德、張 珣、劉斐玟